

后泡沫时代 的城市主义

新常态下的城市转变与应对

POST BUBBLE URBANISM IN CHINA

TRANSITION AND REPLY OF THE C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NORMAL

RMB 25.00 HKD 60.00 EUR 15.00
USD 20.00 GBP 12.00

ISSN 1009-7163 CN11-4557/GO



9 771009 716056

6 刊首语 Editorial
新城镇主义时代的城市意识
URBAN IDEOLOGY IN NEW URBANISM ERA
匡晓明[城市中国总编]
KANG Xiaoming[Chief Editor of Urban China]

10 城市报告 City Briefing

18 城市研究 Urban Studies
与我同行: 日常的构成
WALK WITH ME: COMPOSITION OF THE ORDINARY
佩雀[德国]
Petra Johnson[Germany]

26 房产智道 Urban Studies
“新宿密度”背后的城市生长观
“SHINJUKU DENSITY” MEANS LOTS OF CITY GROWTH-ATTITUDE
杨松飞 + 崔国 + 李晓丽(实习生)[城道顾问] + 赵之怡
Yang Songfei + Gehry + Li Xiaoli(Intern) [Chengdao Properties Consultancy] + Zhao Zhiyi

30 编按 Prologue
后泡沫时代的新城市主义
POST BUBBLE URBANISM IN CHINA
匡晓明[城市中国总编] + 李娟[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KUANG Xiaoming[Chief Editor of Urban China] + Li Juan[UCRC]

32 你应如此看待泡沫
SO YOU SHOULD LOOK AT THE BUBBLE
佟鑫[城市中国]
Lisbon[Urban China]

38 中国经济泡沫严重吗?
专访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
IS CHINESE ECONOMIC BUBBLE SERIOUS?
INTERVIEW WITH MIZUHO SECURITIES ASIA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COMPANY,
CHIEF ECONOMIST CHEN JIANGUANG
里斯本[城市中国]
Lisbon[Urban China]

40 泡沫与后泡沫城市意象
IMAGE OF THE CITY IN BUBBLE AND POST BUBBLE
袁菁 + 李霓[城市中国]
YUAN JING + LI Ni [Urban China]

娱乐中国
CHINA ENTERTAINMENT

疯狂的教育
MEGATHERMAL EDUCATION FINANCING

出版业迷墙
THE MYSTERIOUS PUBLISHING INDUSTRY

掏出你的老人金
GIVE ME YOU OLD AGE PESION

鬼魅的造城
GHOST CITY

50 一场博物馆高烧
BOOM TO BUBBLE: MUSEUM SURPLUS
杰弗里·约翰逊[美国]
Jeffrey·JOHNSON[USA]

54 纽约: 贪婪与繁荣
NEW YORK: GREED AND EXUBERANCE
陈昊 + 胡琛琛[上海]
CHEN HAO + HU CHENCHEN[SHANGHAI]

62 里约热内卢, “上帝之城”的再选择
RIO, “THE CITY OF GOD” IS RECHOOSING FOR THE FUTURE

64 从贫民窟化的城市到可持续的宜居社区
FROM A SLUMMING CITY TO A LIVABLE COMMUNITY
王妍欢[新加坡]
WANG YANHUAN[SINGAPORE]

68 巴西, 变化中的遗产
BRAZIL'S CHANGING LEGACY
JOHN G. JUNG [加拿大]
JOHN G. JUNG [CANADA]

70 东京, “一极集中”的城市发展启示
TOKYO, REVELATION OF “TOKYO ONE POLE” DEVELOPMENT

72 经济泡沫前后日本首都圈的城市发展变迁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CAPITAL CIRCLE
OF JAPAN WITH ECONOMY BUBBLE
沈振江 + 游宁龙 + 刘卓[日本]
SHEN ZHENJIANG+YOU NINGLONG+LIU ZHUO[JAPAN]

76 东京, 后泡沫时代城市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访上海师范大学王承云教授
TOKYO, THE EXPERIENCE AND THE LESSONS OF CITY
DEVELOPMENT IN THE POST BUBBLE ERA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ANG CHENGYU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DING Xinyi[UCRC]

78 增长的极限:
泡沫辨析、逻辑转变与规划应对
THE LIMITS TO GROWTH:
ANALYSIS OF THE BUBBLE, CHANGING OF THE LOGIC AND THE PLANNING STRATEGY
王伟[北京]
Wang WEI[BEIJING]

82 解读PPP热潮与基建投资泡沫
专访济邦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燎
I INTERPRETATION OF PPP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OOM AND BUBBLE
INTERVIEW WITH ZHANG LIAO, CEO OF JUMBO CONSULTING
佟鑫[城市中国]
Lisbon[Urban China]

86 非理性繁荣、城市化与城市产业结构变迁
IRRATIONNAL PROSPERITY, E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闫彦明[上海]
YAN YANMING [SHANGHAI]

88 后泡沫时代, 中国城市产业发展思路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CITY IN
THE POST BUBBLE ERA
张丽君[北京]
ZHANG LIJUN[BEIJING]

90 岛屿云烟
ISLANDS FOR LIFE
李霓[城市中国]
Li Ni [Urban China]

94 城市建筑师 Glocal Architect
克里斯蒂安·德·包赞巴克:
破碎的城市, 市民的胜利
CHRISTIAN DE PORTZAMPARC: BLOCKS BREAKING DOWN,
TO CELEBRATE THE VICTORY OF CITIZENS
赵咨[城市中国]
ZHAOMIN[URBAN CHINA]

102 逛街学 City Roaming
颀颀之难
STRUGGLING TO FIGHT
袁菁[城市中国]
YUANJING[URBAN CHINA]

116 城市热点 City Hotspots

122 黄页 Yellow Page



与我同行：日常的构成

WALK WITH ME: COMPOSITION OF THE ORDINARY

文 / 佩雀 翻译 + 编辑 / 黄正骞
Text / Petra Johnson Translation + Edit / HUANG Zhengli

情感 (Affect)，是用来描述一种好奇的体验以及随之而来的能量。“情感是一种紧张气氛，一种敬畏、或兴奋、或平静的情绪，”人类地理学家约翰怀利 (John Wylie) 这样写道。我们对日常环境的体验是真实的吗？空间激发了我们怎样的情绪？与佩雀·约翰逊同行，重新发现习以为常的日常空间。这是佩雀在几个生活过的国家——德国、英国和中国——城市里进行的一个行为艺术项目。走路探索城市、本地人与陌生人之间的对话、地图的绘制，采用这些方法来挑战大众心理对环境已有的认知，激发新的情绪。这些项目成为一系列平台，承载日常空间带来的共情体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同行，新的元素加入进来，走路产生了新的场所与形态。



佩雀/Petra Johnson
德国艺术家、摄影师和学者。曾旅居英国、中国等地。曾任“儿童玩具”木制玩具工作坊总监，展览在德国、荷兰等多个博物馆展出。2002-2006年间担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全职讲师。毕业生致力于艺术创作的她，现在正在进行一系列的行为艺术实验，包括Kiosk小卖部项目、潜望镜项目以及“与我同行”等。

这是一篇关于“与我同行”行为艺术项目的介绍。“与我同行”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不同的城市中，陌生人与艺术家相伴，共同完成一段特定的路线的行走过程。迁徙是“一个不断放弃清晰定位的过程”，艺术史学家莱奥尼·施密特如是说。我的项目旨在探索一种开放结局的平台，一个有机结合的社区。我的概念从对维特鲁威所谓的“人类第一个建筑行为”上延伸而来。这个行为，根据阿尔伯特·戈麦兹教授所说，发生在一个树林里。当时电闪雷鸣，几根树枝在风暴的影响下互相摩擦，并产生了火星，由此引起了山火。山火一旦扑灭，原本四散的人类回到事发地，发现了火产生温暖。于是人们聚集起来，并研究火如何产生。在这个互相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说话。在这里，建筑行为是在已有环境中找到温暖的过程，并产生了一种特定的社会空间，在这里产生了语言。我的艺术行为实践正是从这样的情境延伸而来。同时我的实践和研究，也离不开汉学家、哲学家于连的著述，还有人类学家凯瑟琳·司徒瓦特以及戏剧大师麦克·皮尔逊的著作，后者与迈克·尚克思一同将地方志的方法引入了现代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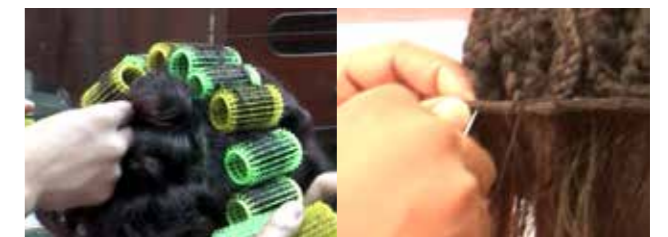
地球两端的两个木匠在“Kiosk小卖部”项目中偶然相遇



Skype视频会议中出现的偶然同步



上海与科隆的电话会议中突然出现的大量交流



潜望镜项目中在欧洲温室里展出的理发工艺

场所：经验与催化剂

回顾我儿时的某种感觉，我就在时间里放下一个锚。为了创造新的艺术体验，我需要在“现在”放下第二个锚。我需要一个触媒，一个能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关键要素。

1950年代中期，我出生在德国的一个小镇里。为了方便住在附近的亲戚朋友来串门，我家大门常年开着。很久以后，我的父母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我们找不到你了，”他们说，“一个邻居说他看见你和几个陌生人向着市中心走去了。你看起来好像和他们很熟，所以邻居以为他们是家里的朋友。”最后，我的父母在教堂边的市场上找到了我，那儿离我家挺远，尤其是对于一个三岁的儿童来说。但据说我当时看起来挺愉快，看见爸妈之后脸上露出了意外的表情。

我父母讲述的这个故事激发了我心中身临其境的回忆，但这朦胧的回忆不带任何细节，它主要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关系：三岁的我，与陌生人一同存在于那个特定的环境之中。我尝试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这件事：那个三岁的女孩，她对自己曾经走过的路非常熟悉，而

在那一天的那一次“旅行”，她身边的陌生人则第一次遭遇了这些环境。于是，这个女孩通过与其同行的陌生人，实际上重新认识了这条她熟悉的路线。这样的一种体验让我想起舞蹈家乔纳森阿佩尔的描述，她认为这世界是“我的认知和其他人的认知的综合”。

柏拉图将人类和上帝之间对话的空间称为场所（Chora）。我认为这里的“上帝”指的是那些既不属于当地，也不控制当地环境的存在，因此可以比作我的例子中的“陌生人”。我童年的体验蕴含了某种潜能，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发酵。知道最近我才意识到，与陌生人一起走路，正是我可以用来“雕刻”艺术作品的手段。

我需要一种介质来重现这种体验，这一介质正是“分歧”（Divergence）。于连认为，分歧并非来自于身份的差别，而是在丧失了语言和多元性之后的有限空间（Liminal Space）。这就是产生我第二个锚点的机会。在2002年到2006年间我来到中国工作和生活。在这里，我开始不断重复地走一条固定的路线。我完全无法理解中文，但这却解放了我的视线。在行走的过程中，我的眼睛自由地在窗台上、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干裂的土壤上漂移。我的耳朵识别了一些熟悉的音效，那是在伯明翰听现代派音乐时曾经听到过的单调的声音——我人生中第一次听见了平凡马路上人们日常生活产生的声音。

我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复杂的声调光谱。这样的体验就构成了完成我艺术品的新介质。此外我还体会到了一种强烈的矛盾，我过去从媒体中被动获得的对中国的认知与我的亲眼所见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鸿沟。当进入这种分歧的状态后，观察事物的角度就从一种“迥异的状态”转变为“保持距离”，于是“日常”就在我心中激发了好奇、敬畏和平静；也就是所谓的情感（Affect）。

于是我问自己：如何制造产生这种情感的环境呢？

Kiosk小卖部

2006年我一回到欧洲，再次感受到了欧洲媒体对中国的形象包装问题。我的研究让我开始反思这种电视媒体造成的形象偏差。沃尔特·本杰明在1930年代就已经指出，因为新的媒体（电视）的出现，人们之间交换体验的能力已经被腐蚀了，“就像我们拥有的最安全的东西被夺走了”，因此他把“信息”看作是人类最大的威胁。针对这一点，我设计了“Kiosk小卖部”项目，在德国科隆的一个小卖部和上海的一个小卖部里分别设置了一个skype客户端，由两地的艺术家、小卖部经营者、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构成的一组参与者，在持续的六个月间每周通一次视频电话。这些电话让两地的人有机会一窥对方的日常生活。参与者可以主动与对方连接和交换信息，而不是被动接受他者过滤过的德国或中国形象。在这个项目中，情感被激发出来，并且我真切感受到它的引人注目。比如，我观察到的另一个现象是屏幕两端时不时会发生的行为同步现象，此外我也被那种偶然的相遇打动（比如在屏幕的两端同时出现了两个木匠，一个中国木匠和一个德国木匠在这里偶遇）。

迷宫与潜望镜

有一段时间，我住在上海周边一个古镇的老房子里，并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室内迷宫。利用竹子和线等材料，我将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划分成了一系列的道路。迷宫项目旨在创造一种互相融合的运动的空间，它让我领略了空间与通道同时存在的感受。

与Kiosk小卖部项目一样，迷宫项目在方法上做了转换。而在接下来的潜望镜项目中，我则试图将静态的展览厅和流动的街道空间并置一起。

这种空间和路径的并置，实际上在古希腊的剧场里就很清晰地存在了。合唱队的运动将剧场中的迷宫展示给观众。潜望镜项目提供了室内和室外的舞台，在室内，我们标出了一个里弄的平面图，吸引人们进入这个“迷宫”，而在室外，进行着每日的视频通讯，这些视频电话在位于科隆、伊斯坦布尔和上海的小店、工作坊、办公室之间进行。我们录下了某个工作坊里手工艺的过程，比如理发、按摩和烹饪的过程，然后在科隆的街道橱窗中转播这些过程。

我采用的这种跨界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在地图志中常被采纳。就像山水画家在平面上创作图像信息，地图志研究者们通过不同的媒介表达他/她对某个特定场所的解读。通过几种不同类型的社区生活之间的对比，潜望镜项目旨在展示每个社区特殊和日常的面貌。这种方法的主要问题是，语言和地理之外，场所、社区和本地性应该如何表达？味觉、触觉、嗅觉和习惯这些日常的文理如何在文化之间进行传播？

地图志描绘了一个可感知的主体，将生活环境绘制出来，日常生活的小事产生的蝴蝶效应创造出新的日常生活，这种涟漪式的传播方式，在我的作品中通过将作坊里的视频的转播来实现，网络视频除了成为一种对话，还可以成为制造的表达。

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尼特写道：物件的生产工艺帮助我们窥探制造人际关系媒介的技术。在去中国之前，我曾拥有一个自己的木工工作间，在那个房间里我致力于探索如何突出人工木的特色。在中国，马路成了我的工作间，我和木料之间的对话转变成我和街道之间的对话。我着重于找寻三种特别的元素，他们是：陌生人和本地人的并置产生的分歧（小卖部和潜望镜）；空间和路径结合形成的一种有情感的环境（迷宫）；以及通过内部要素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连接点来抓住溜走的瞬间。

与我同行

越南艺术家曲明函曾经说：我们经常将自身的局限性当做我们文化的局限性。这里的逻辑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即：我们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可以理解为我们尚未开发的潜能，或者也可以看作是开发我们感知力潜能的机会。街道空间是景观的物理重建，而我的行为艺术作品则为这种重建做了再定义，我们通过时间空间的体验，将他们体验为一个场所。

在欧洲时候我学习了一些新的技能。通过对即兴剧场的研究，我发现只要聚焦于一组具体的人群，就可以树立一个场景，继而创造叙事。由史蒂夫·帕克斯顿发明的“接触即兴”舞蹈给了我新的启发，两个或多个肢体随着节奏产生接触，继而引发具有倾向性的新动作，节奏感和亲密感发生不同质量的交融。后来我又自学了社会雕塑的技法，尝试了非物质的融入形态，比如“主动倾听”、“密切跟踪”以及“内外世界之连接”等等。熟悉了这些技法后，我就可以将“分歧”内化了，“与我同行”项目就是这样一种尝试。所有的行走都是一对一的，有节奏感的，而且“我”与“陌生人”的对话持续至少90分钟。

首先设计的是科隆和北京的两条行走路线。这两条路线是等距的，科隆路线连接了一个小卖部和科隆大教堂，北京路线连接了一个小卖部和紫禁城。

在两条路线中，我都是从小社区出发，最终来到了城市的代表性景观：科隆大教堂和故宫博物院。到达目的地后我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和认知，带来了设计、建造和保护这些房屋的想法？”

“真正的教育过程是在人们的相遇、并不断尝试理解彼此差异



“与我同行”北京。所有线路由作者在六十分钟内完成，或者者与同行伴侣在九十分钟内完成。在大部分城市中，线路连接了一个小卖部和城市的标志性景观



“与我同行”科隆



“与我同行”上海



“与我同行”台东



“与我同行”厦门



“与我同行”中艺术家为同伴准备了15张纸, 一支铅笔和一卷用线卷起来的棕色纸, 这些纸片上写着一些提问, 同伴会写下他们观察到的东西。他们写下来的记录中透露着不满、自我怀疑、愤怒、愉快、期待和失望的各种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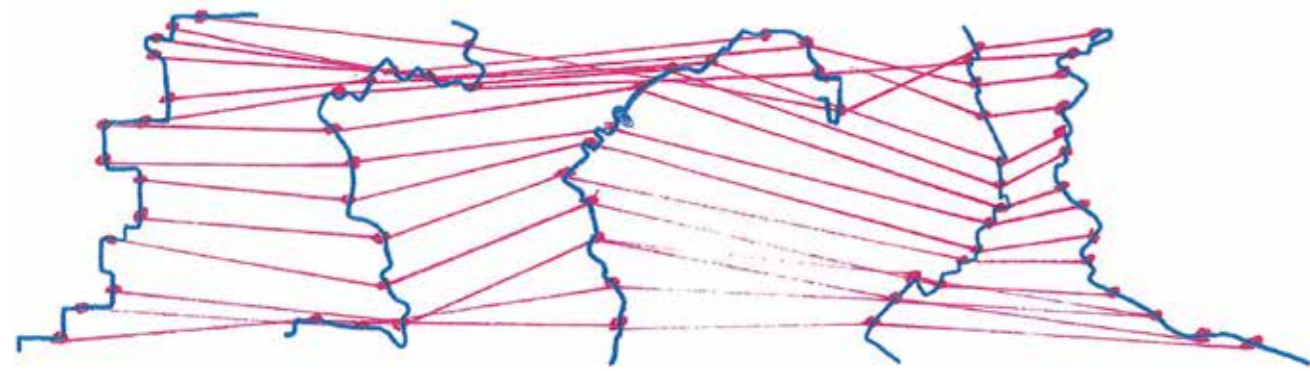
的过程中产生的，这时的人们在学习容忍那些不同驱动力下的他人的行为”——博伊于斯。什么样的环境更有助于催生这样的相遇？索尔尼特认为，两点之间的愉快行走可以将这两点间的空间转换为一个公园，一个“没有围墙的开放公园”。由陌生人和本地人分享的行程则构成了一个分享认可的平台。这个行走持续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则形成了一种回忆，这段回忆就是一个同时存在于文化范畴内部和外部的空间。

我首先定义了三种行走的形式：觅食、游行及漫步。我从每个形式中汲取一个方面，形成一种设计方法论，让我的项目拥有三重要素：一，路径中散布着等距的插入点；二，不断出现的提示；三，静止点，或岛屿。

路径和插入点。我首先在谷歌地图上找到一条路径，然后自己先去尝试行走。我靠着直觉、好奇以及当地人的建议漫步，这样一来，一条充满生气的道路就变成了我的共同作者。我要首先熟悉路线，并将行走时间控制在60分钟（只有科隆是70分钟），估计好了距离之后，我把这些距离等分成15分，然后在其中定下14个点。我寻找与约翰凯奇的“贝壳”作品类似的媒介。那些贝壳里面充满了水，一旦触动就发出咯咯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的质量无法调控、没有模式。在我的行走项目中，插入点的设置就启发了很多不可预期的对话。这些对话，我会在第二天通过记忆记录下来，而他们的摘要被集成册。这些书记录了我自己的经历如何与每个不同的同行者重叠，然后产生了关于空间的流动认知。

提示：阅读和书写。因为过去背井离乡的经历，我学会了一种如何在陌生环境里自处的技能，通过每天完成一个小任务的方式，我在新环境里漫步，找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的情感。采用同样的方法，“与我同行”中我在出发前会发给同伴15张纸，一支铅笔和一卷用线卷起来的棕色纸。这些棕色纸片上写着一些提示。第一个提示写道：“识别一种日常行为，谁在做什么？”这样一来我们的环境就立即成了行走的一部分。无关的信息会被过滤掉，因为你马上要做出决定，要找到一条途径来表达经验知识和直接体验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来到第一个插入点时，我的同伴会写下他们观察到的东西然后撕下那一页，交回给我，然后我给出第二个纸条。这些提示按照以下的次序被交到同伴手中。这些提示来自于斯图尔特的文章“日常的情感”。

- 1, 日常的构成。观察一个日常行为：谁在做什么？
- 2, 列出一个不安的瞬间；
- 3, 观察一项善意的行为；
- 4, 你觉得在哪里感到不自在？
- 5, 记下一些不太正确的事情；



将五条路线的节点互相连接构成新的情感联系（做起依次为：北京、科隆、台东、上海、厦门）

- 6, 观察一下聚集的人群：他们在做什么？
- 7, 记录正在产生的欲望；
- 8, 描述一个你看见的正在等待的人；
- 9, 如何判断今天是星期几？
- 10, 感受距离：下一个“岛屿”在哪里？
- 11, 你有点累了感到需要休息，有什么回应了你的需求？
- 12, 你正要遭遇的人里面，你比较认同哪个？
- 13, 在你的认知和感受之间存在某种差异，能指出一项吗？
- 14, 指出一个令你不安/兴奋的瞬间；
- 15, 描述一个焦虑的瞬间。

这些提示要激发的是带有共鸣的观察，它使我们可以绘制出自己的“有情感的场所”。情感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关系，仅存在于给予和接受情感的双方之间，它们没有道德判断和意义。在移动中通过提示形成情感，我们得以抓住那些生成了日常生活的微小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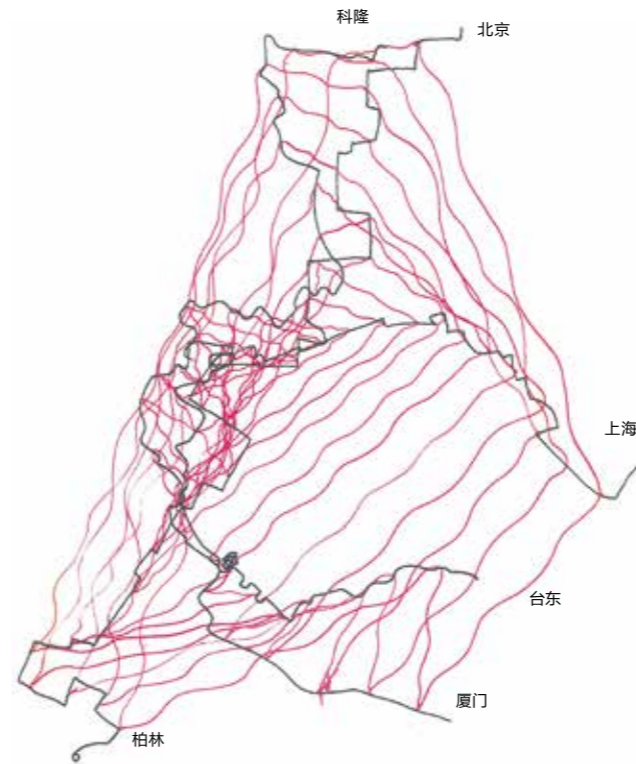
静止点和岛屿。尽管插入点和静止点在“与我同行”中重合，但他们实际上代表了场所的不同特征。静物或岛屿是在空间中感受到的特定场所，而插入点是在时间中感受。我们站立、书写，在每一次书写中我们都抓住了一个正在流走的瞬间。每次撕下一页纸的同时，我们都抓住了一个日常的瞬间。而空间上，我们站在每个静止点/岛屿中，被别人参观。有时候我的同伴会注意到：“我的中学同学正在好奇地看着我们。”（厦门，2013）。有时我们会遭遇安静的建筑场所像是公园、购物中心、书店的橱窗、工地或者家庭家，这些地点于是构成了一个记忆中的舞台，这条路线通过这些地点，就可以在心中重走一遭。

将我们融入到街道人流中，我的同伴和我在街上漫步，就好像是有剧本的舞台剧。这些行走中的对话就像公园里流过的小溪，这些固定的线路就构成了一个日常的活动空间。将日常生活写下来的过程就是见证世界纳入我们手中的过程。

绘制地图

这些行走让我得以认识这些陌生人。每一个城市中我采取不同的策略挑选我的行走伴侣。在厦门，我在公园里站了3天，招募志愿者；在台东我在学校里举行工作坊；在上海、柏林、牛津和科隆我在展览空间里陈列了我的作品。

我在每一座城市里设立的路线都是一个对话的起点。将这些线条放在一起，就创建了新的地图。在“与我同行”项目的构成初期，我将北京和科隆的路线做成立体装置悬挂了起来，这种将二维地图延伸出了的触觉化呈现，让我开始考虑线条的并置可以带来新的可能。在我完成了这个与我同行项目之后，我重新去走这些路线，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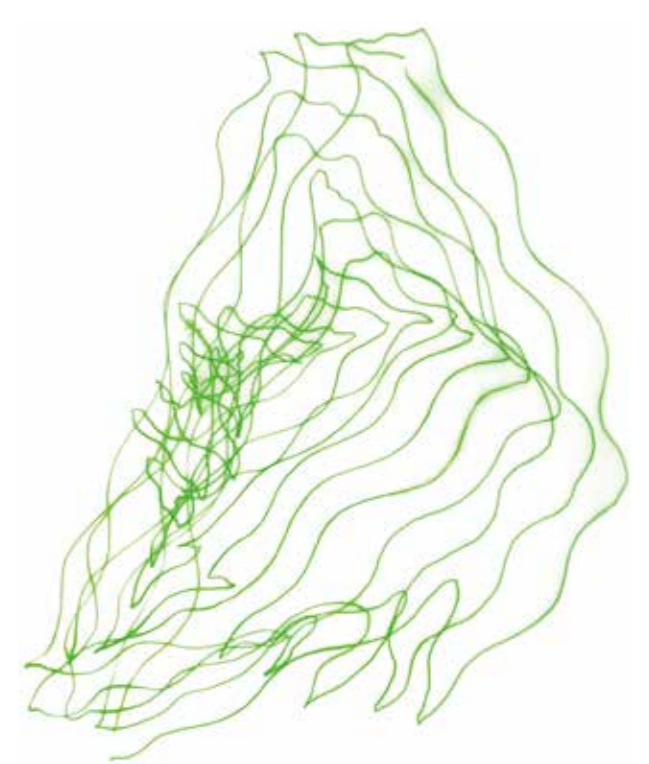
将不同路线摆在一起，小卖部放在中间，再把节点连接，把路线移去，就构成了全新的意识形态空间

后尝试用炭笔，水墨或其他媒介来陈现他们。

在欧洲的中世纪时代，地图主要是用来呈现交通状态的。当时的地图中，空间组织系统主要由三个集中区域构成：森林和荒地、开垦用地、以及封闭的村落。在“与我同行”项目中，那些提示纸条激活了环境的可识别性，于是我利用这些提示纸条出现的空间节点，并将这些节点在线路图上连接在一起，我发现这些连线创建了一个三维的区域网络。当我把原有的路线线条去掉后，这些环状网络就更加鲜明可见，每一个区间都代表了一个独特的意识场域。

树枝摩擦可以生火，在“与我同行”中，体验的交换产生了未来的可能。过去、现在与未来被重置。在纸上写下来的那些话语变成了一种微妙的连接。就像古希腊剧场里的合唱团那样，我们这些行走的人，当我们的共生关系产生的那一瞬间，就彼此参与了这种情境。那些文字就好像是带有私密性的冥想，当我们同步走路时，我们越来越接近自己的直觉。第四个提示：“你觉得在哪里感到不自在？”是一个存在感的提示，它启动了主人公“无我化”的过程。第五个提示，“记下一些不太正确的事情”，又将我们带到了外部环境。在此之后，这些提示不断地左右我们的思索方向。第十个提示，“感受距离：下一个“岛屿”在哪里？”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正在一起移动——这时候我们已经至少走了一小时了。下一个提示：“你有点累了感到需要休息，有什么回应了你的需求？”让人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筋疲力尽的感受。

参与者们写下来的记录中透露着不满、自我怀疑、愤怒、愉快、期待和失望的各种情感。最后一个提示要求我们找到一个焦虑不安的瞬间。我向我的伙伴们解释说，我将这种不安解读为一种怯场的感受，而他们写下来的答案各不相同，从“一个可以开始新旅程的好地方”，或“我更想好好庆祝一下”，到“红灯浪费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等等。也有一些行走着给出了不同性质的答案，比如“当我看到有人处于危险中，我很努力尝试却无法帮到他，这样我会感到焦虑”，以及“想象我把脑袋放到了污染的水沟中。”



在我的装置艺术作品中，我再次倾向于制作一个迷宫。我们之前讲到在古希腊，有另一种迷宫，它很复杂、令人混淆而且以一种叙事的形态出现。于是那些有着这些文字的资料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系列的盒子以及一个网站：www.walk-with-me.org.uk

这些笔记聚集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文献资料库，为历史提供了一个证据。这些是一些不具名的人物留下的一些观察，并采取了他们最独特的方式的表达，他们身体的移动以及指尖的书写产生了一种“人性书写”。

结论

一直以来，我的研究目标是为了微调人们对某件事情的共同认知。对于那些我们参与其中的事件，我需要创造一个能够再次呈现该事件的过程，并以此来反思我们的价值观。我使用的材料是情感和经验。正是情感照亮了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假设，照亮我们耕耘城市景观的过程。

我的实践探索了景观和人性之间的流动性的界面，并运用了以下的元素：

- 为两个主体在同一个节奏中运动创造条件
- 识别人体器官与环境之间的无声对话
- 实帮助人们观察、记录和表达自己的认知和思考
- 对不同城市在相等条件下产生的相似刺激产生反应，然后形成移情效应的回应
- 为对话/知觉的转换创造条件，以路上的所遇和行动来实现，以让我们自己察觉到现实“形态变化”的本质
- 强调长期性和慢节奏，以产生直觉、形成思维的转换过程

“由于地球是圆的，行走离开同时也是接近的一种（Homi Nhaba, 2013）”